

傷寒辨證

清·陳堯道 撰

中醫古籍整理叢書



(京)新登字 081 號

傷寒辨證

清·陳堯道 撰

李 明 廉 點校

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)

人民衛生出版社膠印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$7\frac{5}{8}$ 印張 2 插頁 126 千字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00 001—3 245

ISBN 7-117-01706-6/R·1707 定價: 7.00 元

〔科技新書目 274—212〕

內容提要

《傷寒辨證》爲明末清初陳堯道所撰著。陳堯道，字素中，三原人。陳氏鑒於世人不明「溫熱病與傷寒病證治法，判若霄壤」，因對傷寒、溫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，「上溯軒岐，下迄來茲」，滙集宋元以來諸家之說，結合個人心得，著成《傷寒辨證》，開創了明清以來傷寒、溫病辨證論治的先河。

全書共四卷，凡九十三篇，論及八十六個證候。卷一重點討論了寒溫鑒別診斷，施治大法，共二十三候；卷二、卷三深入辨證，共七十條，對傷寒、溫病的常見病證均有分析；卷四爲藥方，計方一百二十二首，其中經方七十一首，《傷寒論》方六十三首，《金匱要略》方八首，時方五十一首，自製方十九首。全書以論述傷寒與溫病之病因、病機、辨證及處方用藥的鑒別辨析爲中心內容，尤其是對溫熱病的論述較前人有所發展，對後世影響較大，楊栗山、呂心齋、蒲輔周等歷代名醫極力推重。

出版者的話

在浩如烟海的古醫籍中，保存了中國醫藥學精湛的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。為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，過去，我社影印、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，以應急需。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，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製定的《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》的要求，今後，我社將經過中醫專家、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，做到有計劃、有系統地陸續出版，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。

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，力求保持原書原貌，並注意吸收中醫文史研究的新發現、新考證；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，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。然而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內容是極其廣博的，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。由於歷史條件所限，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，或迷信色彩，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內容等，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，正確對待，認真研究，從中吸取精華，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。

點校說明

《傷寒辨證》爲明末清初陳堯道所著。陳堯道，字素中，三原（今陝西省三原縣）人，約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（公元一六〇九年），卒於清康熙二十六年（公元一六八七年）以後。初習舉子業，「屢試不遇，關輔兵荒，絕意仕進，與書無所不讀，其中尤精於醫」。他惋惜世人不明「溫熱病與傷寒病證治法，判若霄壤」，因對傷寒、溫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，「上溯軒岐，下迄來茲」，「匯宋元以來諸家之說，而以王、劉二家爲宗，補其所未備，衍其所未暢」，結合個人體會及臨床經驗，著成《傷寒辨證》。書成後曾廣爲流傳，如楊栗山得其書，經增潤修飾撰成《寒溫條辨》，凡患時疫溫疫，按證施治，竟獲痊愈者甚衆，對治療時疫溫病頗有影響，開創了明清以來寒溫辨證論治的先河，爲溫病學中較有價值的著作之一。

全書共四卷，凡九十三篇，涉及八十六個證候。卷一重點討論了寒溫鑒別診斷，施治大法，共二十三候；卷二、卷三爲辨證，共七十條，對傷寒、溫病的常見病證均有分析；卷四爲藥方，計方劑一百二十二首，其中經方七十一首，《傷寒論》方六

十三首，《金匱要略》方八首，時方五十一首。多數爲前人成方，有十九首方劑出於自製。

全書以論述傷寒與溫病之病因、病機、辨證及處方用藥的鑒別辨析爲中心內容，尤其是對溫熱病的論述較前人有所發展，對後世影響較大。其對傷寒之論述主宗仲景《傷寒論》，而溫病諸法則對劉河間、王安道、吳綬等人有所師承。楊栗山、呂心齋、蒲輔周等歷代名醫極力推重。

吾師房溫如，祖籍三原西陽鄉，青少年入三原「青麓書院」，後拜關中名儒、理學大家牛兆濂爲師，深得見愛而任該書院齋長。中年以後由儒而醫，爲陳堯道第七代傳人，先生生前爲陝西省中醫研究所特邀研究員，陝西中醫學會常務理事，《陝西中醫》雜誌編委，係陝西省著名醫家之一。明廉幸列門牆，時令訓誨謂「清初醫家，有卓識者，南有葉天仕，北有陳堯道」。遵先師遺願，故矢志研究《傷寒辨證》。

《傷寒辨證》自清康熙戊午（公元一六七九年）至今，三百餘年在國內刊印過八次。最早的版本爲清康熙戊午年陳堯道氏的家刻本。據書中石朗序說「餘翻閱數四，遂詳加點定，標識眉端」。由此可知，家刻本成書後，陳氏的同代名

士石朗作過句讀和眉批。本次點校以陳氏的家刻本爲底本。因其書是最早的刊本。以至誠堂本爲主校本，因至誠堂本與家刻本非一個版本源流，經乾隆壬午新鑄後，刻字清晰，可訂正家刻本的闕漏。以清嘉慶丙寅（公元一八〇六年）陽信勞樹棠重刻本（簡稱嘉慶本）爲參校本。清嘉慶刊刻本經過了勞氏的訂訛校誤，精心整理。如調整了家刻本書目與內容的不一致，尤其在文字上，如異體字的處理較家刻本在質量上有所提高，如改「冒」爲「冒」，「再」爲「再」。但也有妄刪妄改的弊病，如改家刻本「辨」爲「辯」，妄刪了家刻本石朗的眉批。

解放以後，一九五七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據清嘉慶十一年陽信勞氏重刻本影印。另外，楊栗山所撰《傷寒溫疫條辨》清乾隆甲戌十九年（公元一七五四年）刊行，經謝觀陸九芝、考證其內容來源於《傷寒辨證》、陳三錫的《二分晰義》及個人的臨床經驗。楊栗山在引用《傷寒辨證》時，對其中很多內容進行了校勘和改正。如改原書「妨悶」爲「煩悶」，改「經曰」爲「《傷寒論》曰」。可見其對《傷寒辨證》的研究較諸家頗高一格。此外還有《傷寒痘疹辨證合刊》清咸豐壬子二年（公元一八五二年）聚奎堂重刻本，其版本源流與陳氏家刻本及至誠堂藏版雷同。

整理方法主要進行校勘、訓詁和標點。校勘主要進行對校、他校，並參以理本和理校。訓詁只對難字、僻字及費解或具有歧義、僻義之名詞術語進行注音或訓詁。現對有關問題作如下說明。

底本有序兩篇，其他刊本續有增加，因其他刊本之序，對該書做了重校，作了一定意義的評價。因此，序文全部保留，按時間出現先後，載於卷首。

底本有總目，有分卷目錄，這次整理只保留總目錄，刪去分卷目錄，總目闕漏者據分卷目錄補齊；總目錄與正文標題不一者，則從正文標題改正。原分卷目錄卷四載「傷寒辨證藥方」之文，在卷四之首補充編目；凡卷首正文前缺「《傷寒辨證》卷某」者均予以補入。

凡底本與校本有互異之處，均逐一進行校勘。若顯係底本錯訛，脫漏、衍文、倒文者，即據校本增刪改正，並出校說明。不易論定是非者，則保留異文以備參閱，或加傾向性意見。

所引經文，凡屬作者自有見地而改動者保留。如卷三「衄血」引《傷寒論》曰：「太陽病不可發汗，汗出額上陷脈緊急，直視不能眴、不得眠。」

書中引用其他醫籍之文較多，凡引文雖與原書有出入，但意義不悖謬者，則仍依其舊，不予校勘。凡屬縮引、義引及節引，不失原義者，亦不出校。若與原義不符，如屬作者原誤，原文不改、出校指正。如屬傳刻致誤者，改後出校說明。凡引《傷寒論》原文出處有錯誤，須作說明者，如卷一「發熱」引《傷寒論》：「太陽病，惡寒發熱爲進病」應爲「病進」。又如卷四引《傷寒論》：「太陽寒傷頭痛發熱……麻黃湯主之」之「寒傷」應爲「傷寒」。

底本部分書頁殘缺或字迹模糊不清者，據他本補入。暫無法核準補入者，用虛闕號「□」或「◻」。眉批缺者，非陳氏原意，不出校記。

底本原有之眉批均作夾注處理，原文夾注爲雙行小體字，今作單行小體字排列。凡底本中之通假字，均予以保留，加注說明。凡古體字，異體字無歧義者，或前後互見，逕改爲通行繁體字，或前後統一，如「註」統改爲「注」，「脉」統改爲「脈」，「昇」統改爲「異」。避諱字，根據不同情況，或保留（如元參）或描正（如玄）。凡屬明顯誤字、別字或筆劃小誤者，如「己」作「巳」，「日」作「日」，「背」作「背」等，予以逕改。

凡需訓詁之字、詞多次重出者，於首見處加注，重出則不再注釋。

由於本人水平有限，錯誤在所難免，希同道予以指正

一九八六年十月於陝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

李明廉

傷寒辨證序

嘗慨士人，自髻鬣〔一〕爲帖括〔二〕所束縛，不得博攬他書，比長而後從事，業已晚。或力不能購書，傭書〔三〕，能矣，或才不足以淹貫〔四〕，鮮不遺忘錯誤。即素號操觚〔五〕家，名溢縹囊〔六〕，卷盈緗帙，無過丹鉛涉獵，以資洽聞。求其探本

注〔一〕髻（jī）鬣（liè）條（chén）鬣（liè） 古代小孩下垂的頭髮稱「髻」。小孩換牙稱「鬣」。合指童年。《後漢書·蔡邕薦讓書》：「髻鬣夙孤，不盡家訓。」《樂府詩集》：「髻鬣無天齒，黃髮盡其年。」

〔二〕帖括 科舉考試文體之名。唐代考試制度，明經科以「帖經」試士，後因應試的人多，考官常選偏僻的章句爲題，考生因取偏僻隱幽的經文，編爲歌訣，熟讀記憶，以應付考試，叫「帖括」。意謂包括「帖經」的門徑。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：「故爲進士者，但記帖括。」後因稱科舉應試的文章爲帖括。《武亭林詩文集序》：「而臣祖故與往來老人謂祖曰：此兒頗慧，何不令帖括？……於是令習科舉文字。」

〔三〕傭（yong）書 受傭爲人抄書。《後漢書·國超傳》：「家貧，常爲人傭書以供食。」《三國志·吳·闕澤傳》：「（澤）居貧無資，常爲人傭書，以供紙筆。」

〔四〕淹貫 淵博而貫通。《新唐書·柳登傳》：「淹貫羣書，年六十餘，始仕宦。」也指博通的人。《曲洧舊聞》：「秉筆之士所用故實，有淹貫所不究者，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。譬如朱儒觀戲，人笑亦笑。」

〔五〕操觚（gū）故 觚通「觚」。拿木簡寫文章。《文賦》：「操觚以率爾。」《文選·晉·陸士衡文賦》：「或操觚以率爾，或含毫而邈然。」《宋學士全集》：「當風日佳時，操觚賦詩，千百不休。」

〔六〕縹（piān）囊 縹囊，以淡青色絲帛製成的書囊。《文選序》：「自姬漢以來，眇焉悠邈，時更七代，數逾千祀，詞人才子，則名溢於縹囊，飛文染翰，則卷盈乎緗帙。」

窮源，精研奧義者，代有幾人？

吾友陳素中先生，少負異質，沉湛篤修，工博士家言。後以志戀煙霞〔一〕，遂棄去，而勵精學古。憶！余與家弟映崑，弱冠即與之游，以聲律相唱酬。每日夕論文，以爲卮言亡當，及輦輓〔二〕雕蟲之技，多闕而不談。必理關性命，經略世務，有裨於天下後世之實用者，無不穿心出脇，洞徹源委。《釋典》、《道藏》，俱能研究其旨趣，且精於《六書》、《說文》之學。三十年來，志而勤，學而富，出其餘緒，旁通於醫。噫！醫豈可易言也？先生上溯軒岐，下迄來茲，無論《內》、《難》、《金匱》、《甲乙》諸經，以及華源、河間、東垣、丹溪諸集，俱能彪炳日月，昭垂千禩者，靡不抉微搜奧。即近代如吳郡之《醫案》，會稽之《類經》，雲間之《微論》，三山之《救正》之類，亦莫不洛誦瀾翻，至橫口豎筆，略無留難。遇人無貧富疏密，雖委巷繩樞必往。或曰：先生盍自重？曰：令病病者又病貧，吾不忍也。嘗謂人曰：

注〔一〕志戀煙霞 謂愛好山水之習慣。《謝宣城集》：「煙霞潤色，荃蕸結芳，出礪幽而泉例，入山戶而松涼。」《北史·徐則傳》：「淦松餌朮，栖息煙霞。」

〔一〕聲 (Pan 攀) 帨 (Shu 睡) 大帶與佩巾。《法言寡見》：「今之學者，非獨爲之華藻也，又從而繡其聲帨。」晉李軌注：「聲，大帶也；帨，小帶也。」以穿戴參差比喻學文繁瑣零亂。

醫稱司命，藥同用兵，若不讀書，是以醫戲耳。晚年醫彌精，雖名播遐邇，而雅好靜攝，即郡邑諸大夫延致者，輒多遜謝。一日手一編示余曰：《傷寒辨證》一書，余刳心二十年，所得者此耳，將梓以行世，敢以求於元晏。余翻閱數四，遂詳加點定，標識眉端。作而嘆曰：《記》云：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先生之醫，足以當之。是集也，折衷諸家，參伍衆論，彌縫其闕失而匡救其所不逮。語有默契，不必已出，意有獨裁，不必人同。晰疑訂訛，綱提臚列，使後之覽者，較若列眉，曠然發蒙，所以康世利民，而非徒以其文也。其駢於辯者，領異標新，竄章游句於堅白異同之說，故爲帳中之秘哉。余服其苦矣，爲其收羅逸冊於滄桑兵燹之餘也。偉其識矣，爲其斷製審定於累代浩繁之後也。嘉其志矣，爲其願力弘深，上報君父，下濟蒼生之忱也。嗟嗟！世儒以釘鉅〔一〕弋〔二〕名譽，取高爵厚祿者比比然。而先生以如是之才之學，若使天祿石渠之位，以醫道爲治道，其建豎必有不朽者。而獨爲良相於山中。

注〔一〕釘（ding 丁）鉅（don 斗）也作「鉅釘」，堆疊於盤中供陳設的蔬果。《韓昌黎·南山詩》：「或如

臨食案，肴核紛釘鉅。」《山谷外集》：「歲寒士亦把酒，滿眼釘鉅梨棗多。」比喻文辭的羅列堆積。

〔二〕弋（y 益）取的意思。《管子·侈靡》：「弋其能者。」《書·多士》：「非我小國，敢弋殷命。」《傳》：「弋，取也。」

惜哉！雖然先生壽躋古稀，家學淵源。長公爲名孝廉，仲君爲名下士，旦夕脫穎，其進莫可量，是何天之巧於成之乎？且嗣有《醫學心得》、《痘疹辨証》等集，次第以出，以利濟爲心。仁人之言其利溥〔一〕，先生縱〔二〕不爲食報計，而所以不朽者，固自有在。若夫卓識發不傳之秘，毫釐嚴千里之辨，先生之序列特詳。余故不辭譾陋，而謬附一言，以就正於知物君。

康熙己未仲夏邑年家同學弟石朗拜題

注〔一〕溥（pǔ 譜）通「普」。《詩經·小雅·北山》：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」

〔二〕縱（zòng 棕）即使。《詞詮》：「推拓連詞，即也。」今云「縱令」。止。《史記·項羽傳》：「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，我何面見之？」

傷寒辨證自序

傷寒一門，余初學醫，從《活人書》入手，真同涉海問津，茫無涯際。遂發憤讀《傷寒論》及《明理論》等書，於理似有所得，及至臨病，終屬游移之見。且於傷寒諸籍，未免通此而礙彼。後得王氏《溯洄》、劉氏《直格》、陶氏《六書》、吳氏《蘊要》、甚契於心。兼之經歷既久，方知萬派千條，理歸一貫，而諸家之治法各有攸當也。因洞晰夫溫熱病與傷寒病證治法判若霄壤。至於隨經施療，要不外於辨別表裏虛實、陰陽寒熱，判然明白而已。若證之顯然明白者，夫誰不知，惟在似是而非之際，用藥一差，人命等於風燭矣。昔人憤然於此而曰：傷寒不藥，當中醫，誠有見也。所謂似是而非之難辨者，如表裏交錯，虛實疑似，陽經陰證，陰經陽證，熱極似寒，寒極似熱。若非脈證素明，胸中確有定見，未有不惶惑者。夫治傷寒而至于惶惑，其處方用藥，亦何可問乎？因思傷寒諸籍，博而寡要，平日不能淹通，臨病簡方，夫何能中！張景岳先生《傷寒論》獨得其要，然特爲上上人說法耳，初

學未可躐等而冀。茲將傷寒與溫熱病異治，及疑似難辨之證與古人之未及詳辨者，一一標出，庶幾臨病者，於表裏虛實、陰陽寒熱，如蒼素之瞭然乎。若夫有志明理，則先賢傷寒諸書，不可不細讀也。

康熙戊午秋月素中陳堯道識

重刻傷寒活人辨證序〔一〕

闡發《傷寒論》者多矣。劉守真《直格標本》，王安道《醫經溯洄》，始析溫病、熱病與傷寒異治。而金元後，醫之門戶日分，河間主於瀉火；東垣急於培土；丹溪以爲陽常有餘，陰常不足；景岳又以陽難得而易失，既失而難復。皆能師長沙而通其變者。然持論各有所偏，苟非深察陰陽，洞燭表裏，執一家之言，鮮不膠柱而鼓瑟者。甚哉！傷寒一門，其書愈多，其說愈歧，能折衷一是者，難矣。往余與觀察〔二〕聚首日下，昕〔三〕夕談心，得悉其尊甫贈憲公虞廷先生，博聞強識，精與岐黃，性樂施濟，然不可以貸取。鄉裏無告者，有求輒應，雖嚴寒盛暑，跨一衛〔四〕以行，無倦色。晚得異人授以針法，故於銅人腧穴之術甚神。觀察以癸卯、甲辰聯

注〔一〕重刻傷寒活人辨證序 原無，據自嘉慶本《傷寒辨證·序》補。

〔二〕觀察 清代道員的俗稱。見清·梁章鉅《稱謂錄·二·各道觀察》。

〔三〕昕（xīn 欣）日將出時，黎明。《儀禮·士昏禮》：「凡行事，必用昏昕。」

〔四〕衛「驢」的別稱。《雲溪友議·八》：「南中丞卓、吳、楚遊學十余年，衣而縷，乘牝衛，薄游上蔡。」